



住在島上



住在島上

源远 作品

 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住在岛上/源远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
2011.4
ISBN 978-7-5075-3457-3

I. ①住… II. ①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3737号

书 名: 住在岛上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457-3

作 者: 源 远

责任编辑: 潘 婕

特约监制: 石谨瑜 武 亮

特约策划: 武 亮

特约编辑: 和 美

封面设计: LALA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010-58336255 编辑室010-58336223 发行部010-5833627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印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880mm×1230mm 1/32 6.25印张 150千字
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「 Daydream Island 」



这是我的第二本书，依然是一本关于孤独的书。

在出版了《我就乐意这样寂寞了》之后的一年里，在最自在的状态下，不与人沟通，埋头写作，独自完成了这本书。

从小到大，我喜欢一个人窝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看书，也不上网，只是坐在地板上发呆，心里什么都不去想。这时候，就会察觉到身体里流露出来的孤独的节拍，慢吞吞的，像一种节奏。

偶尔外出时，就用耳机为自己隔出一道屏障。渐渐地，形成了一种习惯，一个人走在马路上、坐在地铁里、独自呆着的时候，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感受到心底存在的那个世界。

那是美好与脆弱并存的世界，回忆里的每一个瞬间化作一条条回路，在心底生根发芽，蔓延在黑暗中搭建出清晰的脉络。然后有云霞，有湖泊，栖息的动物们在星空下的山坡上跳舞，生动得犹如一座被孤立的岛屿。

站在这座岛上呼吸，无边无际的海水带来隔绝的安全感，一个人走在落日渐渐消逝的海边，和向日葵一样专注着太阳的光影，有时甚至忘记了风的声音。忍不住反问自己，有什么可值得寂寞的呢？不过是太阳在慢慢降落，缓慢且持续着，日复一日罢了。

从来都没有方向，自顾自地走着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何处去。于是只好在这简单的生涯中，对于天地万物真心相待，慢慢学习自我满足，收集一路的点滴。

我知道我的心中有一座岛屿，一切美好的、不变的，都在那里。

每当闭上眼睛就看见它，风平浪静。

「 Eyes for the Moon 」



孩子们好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黑黝黝的，他们卖一些零碎的针头线脑，乱哄哄地凑成一团。

他们的脸像向日葵花盘般齐刷刷地望着我，其中一个女孩儿踩着蓝拖鞋，扯着一只红色的气球朝我跑来。我闻见空气中流动的味道，那味道湿润却又掺着一些泥土特有的酸。女孩儿轻快地穿越了我，我转身想挽住她的刹那间，身后广场上的孩子们瞬时化作鸟群，“哗啦啦”地向着远方的黄昏飞走了。

后花园的长颈鹿停止咀嚼草叶立起了脖子，屋缝中的老鼠也开始变得警觉，猴子、马、羚羊都已在路上。顷刻间，世界的节奏变快，所有的动物都在赶路，山上的钟声打乱了脚步。时间的长廊像抽去轴心的画卷，在身后的半空中劈头盖脸地袭来。

记不清走了多久，天空缓缓擦了黑。我感觉到一丝凉意，环顾周围静悄悄的黑暗，抱紧了双臂，心怀破晓前的一千束光明继续前行。

看见海的时候，我停了下来，坐在潮汐间。身后赶来的僧人从象背上敏捷地跳下来，靠近我。他面容如月光般皎洁，双目刺透黑暗。

“那些小孩和动物们去哪儿了？”我惊慌地一把拉住了他。

“观世音如同月亮，她清凉的光熄灭轮回的熊熊烈火，慈悲的莲花，在她的光芒中绽放。”

话毕，月光洒下海面，像薄细的纱，缓慢地，均匀地，覆盖在所有视野能及的范围之内。

世界静极了。

回首来时路，似乎可以听见远处大地的新一轮涌动，又是一轮旺盛的生命力在迁徙……

“新的生命走近了？”

“走近了。”

“那我们又将去哪里呢？”

「裂」



在私立高中，我常常做那些关于海洋和动物们的梦。无一例外地，每一次快要睡醒的时候，梦中的一切都消失于天蓝色的尽头。我慢慢地接近那片海，从容地接受，最后不分彼此。

中考那年，因成绩落榜转而考入市内名牌大学附属的私立中学。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地方官或者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也有一些从外地吸纳进来的中考状元，虽然成绩优异但是家境贫寒，学校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，他们帮学校拉高平均分。除了那些中考状元，还有另外一些有意思的同学，比如已经当过兵的高龄生、中文不好的外国人……

学校位于北京远郊，校园四周能望见的，只有一望无垠的田野和树林。西侧有一片看起来被封闭了的居民区，那里的公共设施只有一座邮局和一个几平米的小超市。由于体制的封闭性，我们就像被囚禁在一处与世隔绝的岛屿，这里的一切都是独立而遥远的，与外界没有一点联系。

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，我就陷入了一种莫名压抑的情绪，一连几天，我在有限的活动场所特别渴望自由，渴望走得更远一点，即使放眼望去校园的四周全是田地，但依然急迫地想要到栅栏外面去看看。这里与我之前生活的地方完全是两个世界，开学典礼上所有人被告诫必须在特点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区域：17：00准时出现在操场，18：20出现在

食堂，19：30 又必须回到教室自习。

我想我是班里唯一一个在19：30 准时出现在教学楼天台的人，我总是坐在天台边缘对着校外的居民区发呆，看太阳在暮色中慢慢地、慢慢地沉下去。

有时候我会反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，老老实实地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呢？

大多数同学选择晚自习的时候写信，写给家乡的朋友。北京虽然是我的家乡，但毕竟离我的家太远了，离我生活的地方也太远了。我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着写信的吧，我写很多信，和别人不同的是，我从来不投递。所以同学们总看到我写信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谁给我回信了。

学校发现晚自习的弊端，于是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自选课，我选报了英语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和隔壁班的台湾同学坐在一起了。

和台湾同学相识于军训，每每提到军训，我就会不知所措地想尽办法躲避。

“喂，你又去哪儿逛了？再不归队就要错过晚饭时间了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我转身面对他，“你是台湾人吧？”

他涨红面孔，因为害羞而结巴起来，“我有口音吗？”

“口音？你的口音还算好听的。”

“谢谢，希望慢慢会变好。”

“有什么用呢？不过是语言，我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就成了。”

我们并肩步行回宿舍。

“你为什么要来北京上学？”

“我妈带我来的，我的爸爸支持‘台独’，妈妈支持回归，我读初中

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离婚了。”

同是天涯沦落人。

每晚军训之后，我们总是一起偷偷离队到操场的看台上聊天。即使是夏天，后半夜还是很冷的，冷风阵阵袭来，夜空的星星像熟悉的床头灯，我们坐在光亮里依偎着说话，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。

我和那些从小被父母留在寄宿学校里的孩子们相处得不好，他们总是能够想到办法从父母手中拿到最新的奢侈品、球鞋、数码产品……每逢周一返校，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内心的雀跃，让司机提前在教学楼前停下，然后携着新款宝贝，炫耀般地走向宿舍。

时间长了，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。私家车一律只能停在教学楼前，而从教学楼走向宿舍的路上，就像最新一季的时装秀。

渐渐地，同学们开始按照家乡地域凑在一起，派系林立，敌我难辨。东北团伙和江南帮派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如何见缝插针，如何哄老师开心的技巧每个人都谙熟于心。我的同学们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，就是千万不要对身边的人掉以轻心，否则随时会在毫无防备的某一刻惹上风波。

我发自内心地佩服他们，因为他们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法则，而我的脑袋里除了那些规律性的几何公式，再也没什么其他的了。

除了台湾同学之外，我几乎不与任何人说话，每天回到宿舍直接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听音乐。所有人都以为我睡得很早，然而每晚寝室鼾声震天时，我一直是醒着的，我只是在这个封闭的环境把自己的心也彻底地隔绝开来。

自从入学，夏季的白昼便一日日地缩短，天黑得越来越早了。每次到了该去食堂吃晚饭的时候，台湾同学就会陪着我先到天台看夕阳，然后再去食堂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去天台的人渐渐多了，几乎全是各个班级最次的学生，他们躲在天台抽烟，见了面，彼此也不打招呼。

我喜欢坐在屋顶的边缘，把双脚荡在半空，让整片夕阳懒懒地洒满我的全身，闭着眼，让风黏在我的鼻尖与额头。傍晚的风舒服极了，它是我熟悉的童年时的风，就像团结湖公园假山上的风一样，吹走心底的不安，让我暂时忘却自己正身处一个陌生而荒凉的地方。

每当太阳在居民楼中不动声色地沉下去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会生出一种巨大的空虚和无奈。我多想和它说请晚一点再走，可是夏天眼瞅着将要过去了。

就在夏天过去之前，不知道哪个调皮的学生从天台上面扔东西砸到了路过的老师，于是天台就被封锁了，回家的时间也从一个星期变成了两个星期。

一时间里，同学中发出不满的声音，但只是敢怒不敢言。私立学校的教育是全封闭式的，谁也不想被监禁。当我第一次坐在教室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内心生出无限的落寞。那个寄托着梦想的自由之岛在我的眼前渐渐沉没了，我失去了唯一可以供我娱乐和抵御寂寞的地方。

我突然体会到一个人原来可以如此孤独。

天还未亮，被窝正暖，闹钟“丁零零”地响起来。

大家搬着椅子到操场参加年级大会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不规则的

光网，通向操场的路变得光影婆娑，胃液在翻涌。

忍耐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我开始剧烈地头痛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放下椅子一步都走不了。班主任过来问我的情况，我说我头疼，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。他说，那我先找同学带你回教室吧。我扬扬手，说，不用了。

我没有去参加操场上的会议，站在原地，把椅子放好，坐在教学楼前一片空旷的空地上，用手环抱住头，窝着躺在膝盖上，缩成一团。台湾同学在一旁陪我，过了半个小时，他看我没有动静，拍了拍我，问我好些了没有？我应付着说好多了，但心里只想着还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。

吃完医务室开的止痛片后，我的双眼依然畏光，我很怕再看见那种模糊而不规则的光网。

“十一”假期我回家，去医院拍了片子，确诊为偏头痛。我以为这是偶尔一次剧烈的头痛，没想到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虽然那时医生说只要好好休息就会没事的，但我根本不会相信。这种没有征兆的疾病在未来的生活总是说来就来，那种头疼得连带视觉模糊的感觉，我发誓没有人会想要第二次。

我第一次意识到健康是如此奢侈，所以我要珍惜每一天，尊重自己的感受。我决定改变我的生活。

七天假期实在短暂，回到学校，我开始想方设法找到校长和主任的联系方式，我决定要为自己的孤独与自由出面，和那些管事的领导好好谈一谈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台湾同学，他说：“你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，还是算了吧。源远，不是有我们大家一起陪着你吗？”

我不甘心，因为我真的不想长期生活在压抑中。我还是试着联系了号称全校最凶也最严格的主任，他斜斜地瞥我一眼，说：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反映给自己的班主任吧。”

我知道找班主任是没用的。一次晚自习的时候，我独自走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口，她一直在打电话。为了不让别的老师发现，我在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夹缝里藏了一节课，支着耳朵听着办公室的动静。等她打完电话，我便推门进去了。

她似乎正在桌子下面找什么东西，听见声音，抬起头，与刚好从门缝中探出头的我四目相对。她明显感到吃惊，问：“有事吗？”

我走进来，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，情绪非常紧张，甚至连身体都有些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。这是我第二次见她，第一次是在军训接近尾声的开学典礼上，她四十出头的样子，面上略施淡妆，只是坐着不动，气势却让人抬不起头。

对视了一秒钟，我不自觉地将目光挪到了一旁的茶杯上，准备了很久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你是哪个年级的？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她态度礼貌客气，我也因此放松了些许，告诉她我的班级和姓名之后，我说：“开学时规定的是一周可以回家一次，现在却变成了两周一次，我还不能适应。北X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校，总不能言而无信吧。”

她看着眼前这个幼稚的孩子大方地以笑回应：“时间改变了，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利用时间学习。我读大学时一年才回一次家。人总不可能在家里住一辈子，早晚要学会适应生活。”

我马上反驳她：“那至少要给我们一段适应的时间，刚开学一个月就改变作息，我暂时还不能完全接受。”

话刚说到一半，就被突然走进来的主任打断了。他看着沙发上的我，露出了惊愕的表情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我当时心想这下可完了，是啊，我怎么在这儿呢……让我去找班主任的，我却跑来找校长理论。

“我们马上就谈完。”校长姓易，她用眼神示意主任先出去。等主任转身出门之后，她转向我说，“你继续说。”

“我认为教育应该是多方面的，眼界和经验同样重要。这里没有互联网，甚至连电脑也只能在计算机课上才可以使用。我需要知道我生活的世界每天都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不想过目前这种乏味枯燥的生活……”

“我相信你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适应学校的制度。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努力提高成绩，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，其他都不是值得关心的。”

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易校长问。

“我真的没办法接受现在的学校制度。”我还想补充些什么。

她应付着“嗯”了一声，传达出一丝不耐烦。我不再说话，知趣地转身要走。

她看着我的背影，补充了一句勉励我的话：“你的意见我会考虑，我相信你没有问题的，赶紧回去上课吧。”